

【姬屋藏郊】飞入寻常百姓家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7364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73649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发郊, 姬屋藏郊
Character:	姬发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9 Words: 5,581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】飞入寻常百姓家

by [yuyu1226](#)

Summary

“蓦然回首神仙地，还道人间好。”——游戏《仙剑奇侠传3》
武王和王后的度假生活小甜饼
算是with all its living things的番外 但没看过前文也没关系
作者私设非常多
如果有人想看可能还会有后续！写别人偷闲放假有瘾(什么)

天下初定，百废待兴，姬发成了新的天下共主，将将收拾了身上戎马倥偬的血腥气，来不及休息，便不得不投身于案牍之间，每日与繁琐政务做起伴来。
只是姬发从小在乡野间行走，后来去了朝歌，又是在质子营里拼着拳脚长大的，天生喜动不喜静，要他这样每日久坐着，同诸侯斗智斗勇，跟臣属们商议国家大事，委实是有些难为了，连姬旦也看出来兄长累得够呛，可惜天命在此，逃也逃不掉。
不过呢，别人没办法，殷郊总得有办法——作为王后，替王上分忧是职责，殷郊看姬发无聊得很，决心帮人一把，于是某日晚上，趁着黑灯瞎火，他凑到姬发耳边问：“要不要偷溜出宫玩儿两天？”
“嗯？”姬发都快睡着了，眯着眼睛强撑起精神应他的话，“你想去哪儿？”
“我想去哪儿不重要，”殷郊兴致勃勃，“你决定就行。”
姬发睁开眼看他：“怎么突然这样想？”
“你得出去散散心，”殷郊撑着头，借月色看着姬发疲惫的脸，“都累成什么样子了，比打仗还累呢。”
“政务是比军务难多了，”姬发抓过殷郊的手亲一亲，把人拽下来搂进怀里，“现在才知道父亲有多不容易。”
殷郊乖乖给人搂着，脚丫子动一动，碰碰姬发的小腿：“是挺累的，主要是刚刚改朝换代，情况特殊，你又不比你父亲差，放宽心，先别想这些，倒是想一想，出去了要去哪里？”
姬发被殷郊的话逗得笑起来，他思索了一会儿，脸上出现怀念的神色，认真回答道：“我想回到乡间住两日——也算是阔别已久了。”
“这简单，”殷郊满口答应，“我去安排就是。”

天子说话一言九鼎，王后说话自然也是这样——几日之后，姬发一身轻松地骑上马，和殷郊并辔而行，带上斗笠，帽檐压下来遮住脸，一路欢快地往城外去。

至于宫里那些糟心事，就先交给姬旦了，弟弟是好弟弟，是不会行差踏错的弟弟。

两个人骑着马，悠闲地往目的地去——殷郊说派人寻了一家农户，用了些姜子牙式的小手段，让主人家慷慨地借了一所屋子给他们俩，他们想住多久都可以，想做些什么也都随便，只不把屋子点着了就行。姬发对此半点没问过，出了城门就不当自己是天子，放下心跟着殷郊的安排走，乐得悠闲。

一路走走停停，傍晚前也终于到了农家。此时太阳快要下山，余晖把麦田照得鲜红，两个人牵着马踩着夕阳走到屋门口，尚未入内，便听得屋里狗叫起来。

姬发走上前，把门一把推开，只见屋内一只白面黄狗，正汪汪叫着冲他摇尾巴。

“狗！”殷郊取下斗笠，惊喜地叫起来，“还是咱们家的！”王宫里虽有狗，但都是由专人驯养在狗场里，殷郊这个身份，便是再喜欢，也接触不到几只活的、会摇尾巴会亲人的狗。

那狗见人这么喜欢他，也不再矜持，尾巴晃得快活极了，喜滋滋地迎上来扑殷郊的腿，殷郊心软得一塌糊涂，蹲下身将这小生命搂在怀里，一边抚摸一边夸：“真好看，真听话。”

姬发无奈地笑一笑，蹲下身来，伸手摸了两把狗头，顺带不着痕迹地把快要舔上殷郊脸的狗嘴推开：“今晚就同狗玩？还是也要吃些什么？”

“吃的吃的，”殷郊有点不好意思地笑，“但狗也是要玩儿的。”

年轻的周天子沉默两秒，忍不住上手在殷郊头上也摸了两把，然后在人反应过来之前迅速抽身准备晚饭去了。

休整了一晚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殷郊便兴致勃勃地提议，说附近好像有个荷塘，一定要去看看。

“过去朝歌附近是有，”殷郊怀念道，“西岐这边倒是少见。”

“那就去，”姬发毫不犹豫，“现在就去。”

又是一路溜溜达达地到了荷塘，快要入秋，荷叶尚且绿着，花儿已经开到荼靡，花瓣松散地展开来，倒是有大朵的莲蓬饱满地立在那儿，散发出阵阵清香。

“我先去拴马，”姬发叮嘱，“你可别不留神掉水里了。”

“什么话！”殷郊皱皱鼻子，“再说我也不是不会水。”

等到姬发寻了地方拴好马回来，殷郊已经不在岸边了，他叹口气，无奈唤道：“殷郊——”

“诶！”殷郊的声音从层层叠叠的荷叶间传来，叶片微动，这人立在水中，怀抱着一朵莲花冲姬发挥挥手，“这里！”

殷郊今日着了一身短打，完全是农夫装扮，此时还特意扎起了裤腿，赤着脚站在荷塘里，脸上的笑比手里的花都灿烂，看着像是天生就扎根在里头的一枝莲。

——还是像仙人，姬发想，只是不像九天之上的谪仙，倒像是落入凡尘已久，满身的烟火气。

弯下腰，姬发也扎起裤腿，踢踢踏踏地往水里去，他拨开大朵的叶片，来到殷郊身边，握住人的手腕：“你倒是快。”

“你说的是不要不留神掉水里，我是主动下来的，”殷郊笑嘻嘻道，“这花好不好看？”

“好看，”姬发根本没看花，反而是盯着殷郊笑得开怀的脸，诚实回答道，“十分好看。”

“那送你了，”殷郊把那支花塞到姬发怀里，“我要去摘莲蓬。”

分明就是懒得拿了，姬发叹着气把花搂怀里，无奈地想，待会儿摘累了，又要换个说法了。

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这前朝的太子，如今的王后就撒起娇来，说自己采不动了，于是那朵花又回到殷郊手里，金尊玉贵地躺着。

可这王后人是歇了，嘴却半点不歇的，指挥着姬发一下子采这朵，一下子去那边。好在姬发小时候也没少干过下河摸鱼的事儿，在水塘里也算是来去自由，采到的莲蓬全往殷郊怀里放，不一会儿就堆了挺多。

恰巧此时太阳也渐渐毒辣起来，姬发随手摘下手边一片荷叶，给殷郊顶在头上遮阳：“玩儿够了没有？回去吧？”

殷郊怀里抱着一堆莲蓬，已经忍不住嘴馋，忙不迭点头道：“回去。”

“给我吧，”姬发接过殷郊手里的物事，“咱们上去，岸边湿滑，别摔着了。”

上了岸，牵了马来，姬发将莲蓬捆成一束，固定在马背上，还贴心地留了一朵递给殷郊：“饿了就先吃。”

殷郊早馋了半天了，高高兴兴地接过去，坐在马背上就开始剥起来，头上还顶着那朵荷叶，看着怪可爱的。

“给，”殷郊剥出一颗洁白的莲子肉，囫囵塞到姬发嘴边，“尝一尝。”

姬发不疑有他，张口就吃，片刻后哀嚎道：“殷郊！剥莲子为什么不去莲子芯？”如今时节的莲子已经很成熟了，莲子肉虽甜，莲子芯却是苦得出奇。

“很苦吗？”殷郊咂吧咂吧嘴，“我吃着还行。”

“那就是你不怕苦，”姬发皱着脸，“不如这样，我吃肉，你吃芯。”

殷郊瞥他一眼，脸上写满了不配合三个大字，正欲反驳，突然又想起一件别的、很重要的事来：“你说咱们吃这个，让哪吒知道了，会不会不好啊？”

“……不清楚，”沉默了半晌，姬发忍不住笑道，“也有可能，他自己也尝过？”

“噫——”殷郊打了个寒战，拖长了声音庆幸道，“幸好我离开师门了。”

“什么师门不师门，”姬发闻言纠正道，“神都封过一轮了，那上头没有你，我亲眼见过的，仙凡有别，从此昆仑山就只是昆仑山了。”

“而你，”姬发转过头来认真地看着殷郊，“是我的结发妻子，是我的王后，注定要同我共看人间风光了。”

“诶，”殷郊笑得眼睛弯起来，“王后在哪儿，这里也没看到什么王上、天子呀？只有——”他指指姬发身上的粗布麻衣，“农夫倒是有一个。”

“好，”姬发眼含笑意，从善如流地改口，“我是农夫，那你自然是农妇了，只要你乐意，我是没意见。”

“自然乐意，”殷郊答得飞快，“怎么都行。”

昆仑山高不胜寒，人间虽没有缥缈仙境，但只要同你一起，怎么都行。

初秋的太阳还挺毒，午后两个懒人在家歇息，待到太阳小些了才出去转悠。所谓转悠，是没什么目的地之说的——本来也是忙里偷闲，之前连年征战，后来又杂事缠身，现在重新回来当农夫，自然看什么都新鲜，光是在田埂上散步都不知散多久，路径狭窄，他们就一前一后，背后还缀着家里那条小狗，一家三口就这么不远不近地一个跟着一个，惹得邻居婶子都发笑：“这是哪里来的小后生，怪有趣的。”

彼时他们刚刚停下脚步，姬发采了田埂上那种紫色的小花，非要往殷郊头上带，殷郊拍拍他的手臂，示意有人在看他们俩，姬发不管，坚持着把花插进殷郊头发里，才回过身去跟大婶打招呼：“咱们是刚来这地方的！”

“我说怎么没见过，”大婶笑呵呵的，“以后多走动啊！”

“诶，”姬发满口答应下来，顺嘴闲聊道，“今年麦子长得还好吧？”

“挺好挺好，”大婶点头，“自打这天谴结束，什么都好咯。”

“那就好，”姬发笑起来，“您忙，咱们先回去了。”

一旁殷郊歪着头听，听完还不忘夸一句：“心系天下啊王上，处处留心。”

姬发牵起殷郊的手，认真答道：“粮食收成关乎民生，自然要关心的，”说完抬头看看天色，“日头偏西了，回去吧？”

“走，”殷郊点头，还不忘回身叫上狗，“回家了！”

小狗从麦田里蹦跳着钻出来，身上挂着乱七八糟的叶子，还昂首挺胸，挺骄傲地“汪”一声，在殷郊脚边转了一圈，跟着往家走。

“诶，姬发，”殷郊认真提议道，“咱们走的时候能把狗带回去吗？”

“自然可以，”姬发答应得很爽快，“但你或许不会要抱着他睡觉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殷郊犹豫了一下，拖长了尾音，直惹得姬发停下脚步回头来看他，这想一出是一出的人才得逞地笑起来，“当然不会，不说别的，我要是真这么干，姬旦得先进谏八百回了。”

“前朝狐妖误国，”殷郊模仿道，“王兄王嫂万万不可耽于此等享乐之物！”

“汪！”小狗应景地叫了一声，表情懵懂，似乎并不知道刚刚不小心就与天下皆知的狐妖姬旦齐名了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姬发被逗得笑起来，笑完又正色道，“姬旦这会子估计还在处理公事，我们确实应该多善待他几分。”

毕竟做兄长的，也总该给弟弟省点心不是。

就这么胡闹着直到用过晚饭，殷郊看月色正好，索性挪了席子到院子里，说是许久没好好赏过月了，今天非得看个够。

白日里摘的莲子，一些已经被姬发拿去熬了粥，剩下的被殷郊一齐拿出来，在晚风里抱着个小碗一颗颗地剥。

小狗此时头顶着殷郊白日带过的那片荷叶，趴在地上昏昏欲睡，而在殷郊鬓边待过的那朵小花，也早就落在了屋内挂着的斗笠上。

“还挺好看，”殷郊细看了看，评价道，“回去给姜子牙的也打扮上看看。”

“姜子牙都要去东边了，”姬发提醒他，“你可以建议他，看装饰上什么珍珠贝壳的会不会更好看。”

殷郊深以为然地点点头：“有道理，母后在世的时候，舅舅每年总要捎这些东西给她，确实漂亮。”

“嗯，”姬发点点头，怕人因为提到故去的姜王后而失落，连忙许诺，“你想去，咱们下次也去就是了。”

“不是吧王上，”殷郊笑咪咪，故作夸张地感叹，“那会子是谁说要善待弟弟的？”

不过提起母亲——殷郊抬头看看夜空中温柔皎洁的月亮，释怀地笑一笑，用胳膊肘捣捣身边的姬发：“你说，母后这会子，会不会在天上看着咱们呢。”

姬发看着沐浴在月光下，侧脸漂亮得惊人的殷郊，点点头，柔声道：“当然，你母后想来也会欣慰的。”

“那殷寿呢，”殷郊天马行空地联想起来，“今晚月明星稀，殷寿也许不在——指不定他做了星君，也是一样的不勤政。”

“那可完了，”姬发挑挑眉，“天喜星掌管人间婚嫁之事，他若是懒惰，我姬周子民都要打光棍了。”

殷郊于是做出个愁眉苦脸的表情，抱怨道：“好不容易他死了，天谴结束了，跑到天上去，怎么还是个祸害。”

如今殷郊已经可以坦然提起前朝之事——事实上，伐纣刚刚成功时，殷郊虽然已有心理准备，但还是不适应了好一阵子，后来看天下安宁，人民终于结束战乱，能够安稳地活下去，也就慢慢释怀了——商也是灭夏而得江山，或许世间之事，总是如此循环往复。

“没事，”姬发半点不意外地接手过殷郊剥了一半就放下的莲子，“天上多的是人管他，他不敢。”

不封神就是这点好，可以肆无忌惮地讨论故人，自由自在，没半点尴尬。

“不过我还是不明白，”过了一会儿，殷郊吃着送到嘴边的莲子肉，思考到，“到底是图什么给殷寿封的天喜星？”

姬发摇摇头同样表示不解：“谁知道呢，不过——”他顿了顿，笑着看向殷郊，“也不能完全说是胡来，毕竟如果不在他手下训练，咱们俩现在认不认识还两说。”

“也是，”殷郊跟着他笑，“那也算他师出有名。”

总而言之，是避免了姬周的天子带头打光棍。

晚风轻柔地拂过，有不知名的小虫子在夜风里鸣叫，小狗睡得香，爬起来抖抖毛，换个姿势继续做梦，姬发被这动静吸引了注意力，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天也晚了，休息去吧。”

休息自然是没好好休息的，中午已经歇了那么久，很难不说是怀着别的心思。小狗在门外睡得肚皮朝天，半点不受屋内动静的打扰。

只有殷郊会担心这种事——被姬发搂着脱掉身上衣物的时候，殷郊还在问：“你说万一吵醒狗了，它会不会在门外叫不停啊？”

“好狗就不会，”姬发笑着凑上来亲殷郊的嘴角，“我看这狗挺乖的。”

到底是什么狗乖呢？几分钟后，姬发看着殷郊被逗几下就只能张着嘴、吐着红艳艳的舌尖喘息的样子，忍不住伸手摸摸那人湿润的唇瓣，意料之中的，殷郊熟练地叼住姬发伸过去的手指舔弄起来，简直像是下意识舔舐人手心的小狗一样。

“好乖。”姬发抽出手指，拍拍对方的脸夸赞道。

暧昧的银丝随着姬发的动作在殷郊唇齿和颊边落了下来，被夸赞的乖小狗睁开眼，眼里是迷蒙的雾气，像是不满身上人的抽离，开口含含糊糊地催：“姬发……姬发……”

姬发伸手往殷郊后穴一探，果然摸到一手的湿黏——就像熟透了的果实轻轻一碰就会流出甜美的汁水一般，也可能是天赋异禀，总之在一起久了，殷郊的身体如今已经被开发得很好，敏感到不行，譬如方才，姬发只是抱着殷郊，沿着殷郊的脊柱骨往下摸，揉揉捏捏，殷郊就已经软成一滩滚烫的水，攀着姬发的肩颈，有一下没一下地蹭起来。

姬发身上的衣物尚未完全除去，粗布麻衣，质地比宫里上好的布料硬了不少，殷郊赤身裸体地贴着蹭了两下，胸前两颗红豆就敏感地立起来，他觉得难受，也不顾什么害不害羞，直起身子就把乳头往姬发嘴边送，指望人帮他含弄一下，好缓解这深入骨髓的痒。

姬发心领神会，却不打算照做，他伸手在殷郊漂亮饱满的胸乳上捏了一把，换来那人难耐的低吟后，带着点哄劝的口吻，一边将自己那根粗大对准殷郊湿淋淋的穴口，一边附在人耳边商量式地下命令：“今天自己动。”

殷郊腰软得很，扭起来也漂亮，偏偏体力不太好，每每自己主动的时候，都有些隔靴搔痒的意思，总不得章法，今夜也是一样，姬发也不急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殷郊笨拙的动作，半点没有帮忙的意思。

“嗯……”敏感点总被有一下没一下擦过的感觉快要把殷郊逼疯了，他下意识委屈地哼唧起来，“好难受。”

姬发揽着殷郊的腰，很恶趣味地问：“哪里难受？”说着挺动下身，故意往上顶了顶，“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”

殷郊被顶得浪叫一声，这时候也不怕吵醒谁了，他牵起姬发空着的那只手覆上自己胸前，然后低下头去亲姬发的嘴唇，一边亲一边用黏糊糊的声音提要求：“哪里都难受……好哥哥——”

很迅速的，“好哥哥”三个字话音还没落地，殷郊就被姬发压着倒在了床上。像得到奖励的小动物一样，殷郊很兴奋地抬起腿夹住姬发的腰，脚跟抵在姬发背上蹭了又蹭，毫无顾忌地唤：“好哥哥，禽我。”

这称呼效果显著，姬发很明显地兴奋了不少，大力挺动着腰身，几乎是把殷郊钉在床上禽，每一下都熟稔地顶到殷郊的敏感点。殷郊爽得快要不知今夕是何年，攀着床沿的手用力得指尖都发白，他毫无顾忌地呻吟着，穴里的水丰沛地淌，被姬发的动作捣成色情的白沫糊在穴口，发出粘腻的水声。

但胸前还是很难受，殷郊的眼泪水顺着眼角往下流，水痕堪堪划过泪痣，漂亮得不得了，是爽出来的也是委屈出来的——胸前的敏感带迫切地想要姬发的怜爱，却怎么也等不来，他只好很主动地挺挺胸，做大胆的邀请。

看到殷郊放荡不堪的动作，姬发终于伸手去捏殷郊挺立已久的乳头，用力地把那挺翘的红色按下去，还要用坚硬的指甲去划，殷郊受不了这个，口中的呻吟声越发放浪：“不行——啊——”

这时候求饶早就晚了，姬发大手一握，拢住殷郊柔韧的乳肉，用力揉了一把，然后松开，满意地看着人蜜色的胸乳上出现暧昧的红痕，这才低下头去，含住殷郊的乳头和乳晕，用力吮吸起来。

殷郊满意地叹息一声，胸口敏感的地方被人这样舔着吸着咬着，总让他生出一丝在哺乳的错觉，这错觉让他在快感中也觉得羞耻，只好更用力地夹紧腿，呻吟着向姬发索求更多：“啊……”

月色依旧清朗，乡野之间，仍然有小虫鸣叫，柔柔的晚风里混入殷郊一声高一声低的放荡喊叫，伴着色情的水声与肉体撞击的相接声，野性又温情，衬得夜色加倍的迷人。

等到动静停歇，已是后半夜了，殷郊懒洋洋的，攀着姬发的胳膊不动，也不让人去打水，姬发好笑地看着他：“这里可连个服侍的人都没有，我不去谁去？”

“反正不许走，”殷郊蛮不讲理，“我要睡觉了。”

姬发觉得殷郊情绪似乎不对，无奈地捏捏对方的鼻子，问道：“今天这是怎么了？”

殷郊有点不好意思地把脸埋进枕头里，声音闷闷地回答道：“我是在想，我是男子无法生育，若是可以就好了，咱们生一个，等他大了，我们就隐居到乡野之间，天天都能像今日一样开心。”

“原来是为了这个，”姬发把殷郊从被褥间捞出来，直视着人的眼睛认真说，“这也简单，我兄弟众多，有子嗣的也不少，过继一个来便是。”

“真的？”殷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“你真的愿意这样？”

“当然，”姬发亲亲殷郊的眼角，“什么时候骗过你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